

繪圖二十三續彭公案

卷之三

繪圖新編第二十三續彭公案卷四

第三十一回 乘佳期探明真相

閑喜酒畢露真言

江都阮貽孫編述

詩曰 勝敗兵家古亦常 運謀闢智本無妨 人民何事遭塗炭 呼籲和平暗自傷

話說東方鏞伏在屋面上。正听得出神。心裡寔在氣嘔。本想下來結果他們性命。這個當兒就見下首坐的那个大嘴薄腮的。立起身來。進了東邊那人一杯酒。又向他拱了拱手。然後說道。方才各位兄弟說得不差。這件事多虧吾兄出力。咱姓胡的也不是忘恩負義之徒。明日除備席奉請之外。還要多備一份茶資。重重的酬謝。說罷。重行落座。眾人又齊聲說道。到底是胡大哥仗義疏財。從不怠慢朋友。果然名不虛傳。隨後咱們眾弟兄。更該替他出一番心力。多尋兩個美人兒。還要比這位新嫂子更好几倍。那時才見咱們的人心呢。此時眾人你一言我一語。大家正談得高興。上面東方鏞早已一句句聽得清楚。才曉得大嘴薄腮的那人就是胡虔。心裡不由的暗暗發笑。細想那徐家的小姐。生得何等美貌。不料這惡賊如此醜陋。偏是他癩蛤蟆要想天鵝肉吃。真真可恨。東方鏞想了一會。再看那些無賴子弟。種種行為。又想起陳老兒說的一番情節。忍不住怒從心上起。惡向胆邊生。立時抽出鋼刀。正要飛身下來。把這惡賊一刀兩段。不想外面陡然一陣人聲大亂。東方鏞倒唬了一跳。再定睛看時。只見有几个管家的模樣。一窩風似的直跑進來。有的拿着臺燈燈籠。有的拿着安息香。一齊走到廳前。高聲喊道。眾位爺們。不好了。禍事不小。小的們奉命到徐府迎娶新人。那知各事都已齊備。不料新人陡然不知去向。大家擾亂了一回。只是沒處尋找。小的無可如何。只得抬了空轎子回來。稟知爺們作主。不知爺們看這件事。究竟怎樣辦法。这几个管家剛才說完。就听那些狐羣狗党。一齊囁道。詫異詫異。真真豈有此理。世間上那有這樣的奇事。難道新人還能逃走不成。眾人說着。都到外面來睄看。內中只有胡虔。氣得哇呀哇呀的怪叫如雷。隨命管家在前引路。自己也就跟着走了出來。東方鏞在上面看得清楚。心裡却明明白白。曉得這件事是自己做的。不免又好笑又好氣。再看迎面花廳上。那些狐羣狗党已經跑得乾乾淨淨。只剩了一个空堂。東方鏞此時暗笑不止。便輕輕的一路蛇行。順着屋簷。復行又繞到前面。却好緊靠大門旁邊。朝東有間新造的更樓。本是胡虔想出的主意。上面却安放着軍火。以及

各式刀槍兵器等物。專為防備有賊盜搶刦等情。每天到了夜間。却派許多庄丁上去把守。佈置的十分嚴密。話休煩絮。當時東方鑄賄這座更樓。正好藏身。心裡好生歡喜。就此伏定身軀。悄悄的探看他們的動靜。一會功夫。就聽胡虔開口問道。你們這班狗頭。寔在無用。平時只會吃死飯。睡死覺。俗說養兵千日。用兵一時。你們今日究竟幹的甚事。怎麼好端端的。那新人坐在家裡。就會不知去向。難不成他鞋尖足小。竟會一個人逃走麼。這分明是你們這班狗頭。和那姓徐的通全作弊。硬把那新人私藏起來。真真可恨。再則咱任事先已派了兩個人前去。叫他們暗中偵察。處處小心。怎麼他們也來通全一氣。還當咱不知道麼。況且那新人既是女流。出門又不辨東西。斷沒有晴天白日。竟有妖精作祟的道理。大約定是咱那姑太師。起這不良之心。騙了咱的銀子。此刻又把女兒故意的藏起居心。要想圖賴。更有什麼別說。但你們這許多人。怎肯輕輕易易就把這空轎子抬回。這又是什麼道理呢。也罷。橫豎事已如此。說也無益。不如就請眾位弟兄。今日隨咱前去。先到他家裡。沖打一頓。然後再全他打場官司。才叫他知道胡大爺的利害。真不是好惹的。說至此。便氣昂昂的拉着眾人就要前去。旁邊有个掌家的。叫胡能。本是胡虔平日最相信的。當下忙上前攔阻道。大爺且休動怒。不可這樣的埋滅人心。小人却是親眼瞧見的。咱們轎子進門的時候。他倒忙得高興。十分歡喜。先開發喜錢。吩咐伴娘姑的話。自己又檢點。隨轎箱。真忙的氣喘吁吁。好一會功夫。那伴娘姑才出來。說是新人不在房裡。他們大約已尋找半天。那時你姑太師听了這話。便驚惶失措的跑到後進。咱們也跟着他進去。眼睜睜的見他四處找尋。不見踪跡。在他自己的意思。只當他姑娘是自盡了。登時哭得如淚人兒一般。請咱們幫忙。尋找。先到後院子。各處樹木裡。通全尋到。就差連樹枝兒都拔了下來。樹根都挖了起來。後首又開了後門。在那週圍沿溝裡。以及井裡塘裡。都尋了一遍。那裡有個人影子。他便哭着找着。又回到後面房間裡。看有什麼痕跡。這時候。才查出箱子裡少了許多的物件。凡是那些金銀首飾貴重的東西。一概都被他帶走。此刻才曉得他女兒。准是一定跟人逃走了。料他一個孤身。斷不敢出門的。便是門不開戶不開的。不知他究竟怎樣走法。又瞧不出一點形跡來。這件事真真有些奇怪。彼時你姑太爺。也急得無法。才全咱們商議。請咱們先回來。上覆大爺。他隨後能將女兒尋出下落。自然到這裡來報信。橫豎生是你家人。死是你家鬼。決沒

有什麼二心的。咱們見他這樣說法也實在可憐。明知他是情非好意。總不能眼睜睜的逼出人命來。大爺細想。這話到底錯不錯呢。胡慶听了這話。真氣得默默無言。正是愚頑賊子空嗟歎。無賴奸徒啟釁端。畢竟胡慶後來怎樣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賊子欺心全遭果報 英雄作事終始成全

詩曰 行軍自古重奇謀 紀律森嚴法更奇 善用奇兵能制勝 應教士氣壯山河

話說胡慶听了管家一番說項。真氣得默默無言。過了半晌。正待又向眾人發作。不料胡能又說道。大爺不必動怒。你想這件事已經到了這步田地。難道眼睜睜的逼死人命不成。因此咱們思來想去。實在無法可施。俗語有句話。得住手時且住手。得饒人處且饒人。所以咱們將就下台。只得答應他敷衍了事。且把空轎子抬回。等大爺再全各位爺們商議个妥善章程。橫豎將來總要有水落石出的。在大爺的意思。到底看錯是不錯。這便是今日的實在情形。就請眾位爺們划算划算。這件事還好。全人家打官司嗎。這一席話。把个胡慶說得目定口呆。半晌不能回答。好不容易停了一會。才大喊一聲。罷了罷了。你這賤人。既沒有心跟咱姓胡的過日子。分明要跟那劉家小畜生了。也罷。咱就一不做。二不休。倒不如索性讓你們心滿意足。就叫你到鬼門關上。做一個天長地久的恩愛夫妻。從今以後。管教你們時刻不離便了。胡慶此時咬牙切齒。惡狠狠的罵着。還要往下再說。只見旁邊那個姓張的走上前來。向他丟了个眼色。低低的說道。牆有風壁有耳。這是件什麼事情。就好這樣大呼小叫的嗎。咱們還是到裡面去商議商議。小弟現在倒有个計策在此。包管那劉家小子立刻送終。那時聽大爺怎樣了。這時胡慶听了這話。自己明知無可如何。只好點頭答應。大家轉身進門。又齊來到西首花廳。胡慶一路走着。還自言自語恨恨的說道。咱是天不怕地不怕。除了皇帝就是我大爺。偏你們就這樣多心。總要鬼鬼祟祟。其實照咱的心意。有什麼稀罕。即便就砍了這小子。割下他的腦袋一併帶回。還怕那个敢來管這閒事嗎。此刻東方鏽一路跟隨。已听他們說了半天。前後的事都清清楚楚。就知這個姓張的定然不是個好人。大約這班無賴之中。要算他極壞極惡。心裡不免暗暗打算。這等萬惡的奸徒。平時也不知害了多少子弟。坑了多少好人。今日可算狹路相逢。應該要受果報。想來斷斷不

能饒他。東方鑄心裡一面划算。見這班人已回到花廳。大家依次入座。又令從人另換了一桌酒筵。就此猜拳行令。又歡呼暢飲起來。宴時間內。中有几个已吃得酩酊大醉。那胡虔因為又氣又悶。正是酒入愁腸。更加醉得不亦樂乎。連那身子都向桌底下攤去。還有几个半醉的。落得乖巧。乘着這當兒。都一溜烟的逃席跑到那書房裡睡覺去了。外面的人。大家正在吃飯。有的見主人家鬧出公事。一个个的便各自走開。總怕惹出閑是非。自是煩惱。這就是各人自掃門前雪。休管他家瓦上霜。可見世態炎涼。人情淡泊。都是如此。所以偌大的一座花廳。噴刻間寂靜無聲。連個人影兒都沒有。東方鑄瞧見這樣光景。不禁喜出望外。暗想咱若不來此時下手。更待何時。划算已定。這才立起身來。周身運足了輕功。雙脚一墊。用了個蝴蝶穿花的架式。真个身輕似燕。矯捷如猿。就此輕輕一跳。早已落在酒席筵前。那裡有一點聲息。一面抽出鋼刀。只見一道寒光。手起刀落。先把那姓張的首級割下。放在那筵席當中。一隻大暖鍋子裡。隨後挨次把這幾個奸徒的鼻子。全都削掉。末了才將胡虔的一顆頭顱砍了下來。綰住頭髮。提在手裡。睜眼見那天香几上放着一把刷帚。東方鑄一時觸動。便順手拿來。向那胡虔的頸子裡。濺了些鮮血。就在那迎面粉壁牆上題了四句。寫的是。東海水長流。方知萬事休。鑄成英雄胆。殺盡狗奸頭。寫完了四句。放下刷帚。提了胡虔的首級。這才翻身上屋。一路越脊穿房。出了大胡庄。不消片刻功夫。已到了陳天福家中。此時陳老兒正全徐阿蘭姑娘談論彭公怎樣忠心為國。怎樣愛惜子民。又說他手有許多能人。剿了多少草寇強徒。除了多少貪官污吏。兩下正談得高興。不防東方鑄已由房上跳下。悄悄的立在當面。這時陳老兒猛抬頭看得清楚。又見他手裡提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。陳天福看了一眼。心下不免又喜又驚。忙問道。好漢。提着這顆首級。究竟從何而來。敢煩先說个明白。真叫老朽唬煞了。東方鑄笑道。這便是那欺心賊胡虔的首級。還有個姓張的狗頭。也被咱一齊砍了。說至此。又將自己在大胡庄一切情形也向他們細細說了一遍。旁邊口有碧蓮姑娘。听了這話。心頭好似小鹿兒一般。不住的禿禿的亂跳。這一惊。非小。可自己不由的坐立不安。好生難受。暗想這件事真被他鬧大了。設使胡家呈報當官。少不得要緝獲凶手。不但這位陳老大要受牽連。即使劉家公子也未必能保性命。却叫我。又從那裡逃生呢。再則咱的父親久住在此地。向來他的性情。惟恐又沒甚人緣。今日雖蒙他熱心相救。安良

除暴。本是俠義的行為。但不該做得怎樣決絕。這此一來。叫我父親怎樣得過。那胡家怎肯干休。況他又是因我起見。更不能埋怨于他。自己想到此處。真正左右為難。及奈何。只得把心一橫。復又轉念想道。我到底是个女流。若照這樣想法。真不免太和橫豎事已如此。不論有什麼妙計。也無可挽回。古人有言。與其失節而偷生。不如捨生以全節。豈不一身乾淨。將來死後。還好落个美名。況我徐碧蓮生來命薄如紙。涼想日後也未必有甚好處。倒不如一死罷休。正是。頃刻已分生死路。片時跳出是非窩。畢竟徐碧蓮性命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

東方鏗議善後

韓秀麻投宿村庄

詩曰

烽烟奚避命難存。彈雨槍林勢沸騰。滿目瘡痍堪浩歎。

尸骸遍野怨沉沉。

話說徐碧蓮心裡十分悲苦。自己又轉念想道。今日這件事。無非因我起見。他既是彭大人手下的英雄。定是憤抱不平。行俠仗義。本是一番好心。又何能埋怨于他。但是將來連累多人。如何是好。況我徐碧蓮生來命薄。即是勉強偷生。此後這冤家。不知性命如何。也不過是虛生一世罷了。更有什麼好處。照此想來。何不立定章程。萬一事無了。最好拚却此身。總不失女子從一而終的道理。況且古人有言。死生有命。富貴任天。只好盡人力以待天時而已。碧蓮想了一會。又歎了几口。怨氣不知不覺。那眼眶中已似斷線的珍珠。摸滅滅的落將下來。此時東方鏗一旁看的真切。早已暗暗留神。明知他心裡另有苦衷。說不出口。因向陳天福說道。陳老大現任奸人。雖已除掉。但另有一件要事。還須重重拜托老丈不可。想他們夫妻兩人。不過偶爾藏身此地。終久都非安善之策。這句話。老大諒諳明白。俗說紙裡不能包火。那胡家的事。一經發覺起來。只怕老大定要被他牽連。再則劉公子亦恐難免。據小子的愚見。須得另想個法子才好。不知老大親友之中。可有什麼鄰近的地方。必須口快心直的人。方可托他照應。就將他們夫婦。權在他家安頓几天。大約小子也無甚耽擱。此去還要尋個朋友。若能尋着更好。即是尋訪不到。咱便即日起回。謁見大帥。自當把這前後細情。一一稟知。料彭大人斷無坐視之理。那時一面轉飭地方官。定將此案註銷。一画再派人前來接他們夫婦前去。日後自有一定着落。不遇數日之內。却要老大多費一番清神了。陳天福听了這話。不覺心中大喜。自己沉吟半晌。忙向東方鏗答道。好漢。但放寬心。若說三朝五日。縱好設法。老朽這裡自有安

頓的地方只是不能多天的。因為老朽有个姪女。離此約有二十餘里。看來倒是个僻靜鄉村。只好明日晚間。老朽親自送他們前去。包管各事平安。萬無一失。只望好漢早派人前來。那時不但他們夫婦永感大德。即使老朽也算終身感激不忘了。東方鑄連聲答應。不須老丈耽憂。臨期斷不致爽約便了。大家計議停當。這邊碧蓮又上前叩謝。一面叮囑了一回。東方鑄自然滿口應承。無非叫他們各事保重。不必憂心。一面又將胡虔的首級。揀那僻靜之處掩埋起來。待收拾清楚。東方漸漸發白。此時東方鑄心裡打算。不免先去謁見彭公。且將他們夫妻安頓停妥。免得失漏風聲。又生出別的枝節。再則也好順便探探日內的情形。究竟賊人的下落。可曾訪出。自己打算一會。方才決定章程。別了陳天福。就此匆匆起身。趕上大路。直奔內黃縣而來。話分兩頭。再說韓秀麟。當時見東方鑄已經走遠。自己獨自一人。便向西首一条大路行來。真走到日落。不防錯過了宿頭。見那天色漸漸的昏黑下來。此時秀麟却有些暗暗着急。正在心下躊躇。睂眼見迎面有一帶樹林。裡面隱隱又透出些燈光。秀麟看得清楚。心裡好生歡喜。立刻捨行几步。趕到近前。再仔細一瞧。才知這樹林後面。却有偌大的一所庄院。那一派燈光。十分明亮。好像是做什麼喜事的模樣。秀麟心裡方才明白。當下也不管好歹。因為投宿要緊。只得順着大路。直奔那所庄院。不料剛到村口。就聽一陣人聲嘈雜。由當中一家莊門裡跑出几个人來。大家齊聲喊道。請座主爺快點回去。姑娘此刻又關起來了。咱們又阻攏不住。怎生是好。這番話說過。就見一位老者。花白鬍頭。手扶一根竹杖。慌慌張張的跟着大眾一齊進內去了。秀麟見了這樣。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。心下十分詫異。却好見那門外正有兩個庄漢。立着閒談。秀麟便走近几步。笑嘻嘻的。因向這兩人問道。借問二位一聲。這地方叫什麼庄。莊主是什麼貴姓。煩一位指點指點。在下今日因為走錯了路程。天色已晚。不便前進。要想借你們寶庄暫宿一宵。明日早起赶路。房金多多照付便了。焉想內中有个漢子。冷笑道。你這人好不曉事。咱們這裡既非飯店。又不是客寓。怎麼好住起宿來。誰要你的房金。現在咱們庄主的心事大呢。那有空兒說這些閒話。請你快向別處發財去罷。休在這裡自討沒趣。這時秀麟聽他說話強硬。很是不講情理。心中寔在氣嘔。無奈自己出門辦公。又因天色不早。無處投宿。不便全人家鬨氣。只得耐着性子。忍氣吞聲。勉強又向兩人說道。二位休要怕煩。想咱出門的人。也是不得已的苦衷。俗說在家千日好。出

外一時難。此刻因為沒處歇宿，所以才到寶庄。央求二位代向貴庄主轉達一聲。明日自有酬謝。況且在下又有公事在身，並非夕人還望二位方便方便才好。兩個庄漢聽說忙問道：「你究竟姓甚名誰？那裡人氏？辦的什麼公事？」將細情說給咱們听听。咱們或可轉達庄主，再替你方便几句。就將你留住這裡。權宿一宵。說不定還有好酒好肉請你吃個一飽。那就算你的好局運了。秀麟被他們一問，曉得自己說話大意，心裡一想：「咱既奉命出來辦案，怎好說出真名姓來？」倘是內中有點關係，因此走漏風聲，那還了得！咱何不如此如此，假意回答他們一番。橫豎明日一早便要走路，豈不甚妙？想罷，便向兩人順口答道：「這位老者是山西龍虎山人氏。那知秀麟才說了這話，就見內中一個庄漢不住的拍手笑道：「好了好了！」這來咱們庄主姑娘遇着救星了。說着，兩個人一齊飛跑轉身進了莊門。正是：方謂有心說戲語，豈知無意逐邪魔。畢竟韓秀麟幹出什麼事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

訴往事李福興傷情

逐妖魔韓義士抱勇

詩曰：從來權利釀爭端。何況今人怎看穿。呼籲和平無效力。傷亡慘狀異猶酸。

話說韓秀麟見兩個庄漢直向裡跑，心裡寔在驚詫，又猜不出他們究竟是什麼用意。正想跟着進門，準備自己去見庄主。這個當兒，就見先前的兩個庄漢，往前引路。後面又有多人領着那位老者，一齊匆匆出來。秀麟只得立住脚步，只見一個庄漢，用手指道：「這位就是張法師。」那老者听了這話，連忙上前陪禮，一面笑說道：「方才這些姦牛無知，多多冒犯。懇求法師，赦老漢面上寬容一二才好。」秀麟見他們這樣舉動，更是心裡發笑。忙答道：「老丈休要錯認，奴精纏了好久，看性命不保。法師既是江西龍虎山一定是小真人無疑了。難得今日路過此地，該應是小女得遇救星了。說着，秀麟方才明白，無奈自己話已出口，不能挽回，只得打定主意，不如將機就計，權且混過一宵，再作道理。划算已定，這才慌忙用手扶起老者，一面說道：「老丈休要如此有話，請說便了。」在下自當竭力效勞，決不推諉。那老者見他已經答應，生歡喜，當時就將秀麟引進裡面。那知剛才坐定，陡聽後面一片的哭聲，十分悲切。接着，幾個庄漢飛跑進去。過了一會，几个人又奔出來，向那老者說道：「請庄主早點預備。」

就請這位法師。看用些什麼東西。要搭多高的台。其餘那些黃紙淨瓶銀硃寶劍等。一切應用的物件。趕緊吩咐下來。好讓咱們早去備辦。今日萬不能再慢事了。現在姑娘的蹊景。真是為難得狠呢。若再被他纏擾一夜。只怕性命就保不住咧。老太太已哭得如淚人兒一般。几夜都不曾睡覺了。那老者聽罷。繕着眉頭。應了一聲。曉得。登時那副老花眼睛。已摸鐵鍼的流下淚來。韓秀麟到了此時。實在有些按捺不住。連忙接口問道。庄主這偌大的年紀。何必苦壞了身子。且把尊府的情由。細細說了出來。在下或可替你分憂。那老者方嗚嗚咽咽的回道。老漢姓李。名福興。今年已是六十五歲。膝下止有一个小女。年方二九。尚且待字閨中。還不曾許配于人。咱們這裡雖是个村庄。論起小女的容貌。並不是那村姑的模樣。平日只在家裡。苦習針工。不出閨門一步。因他生性執拗。寡可誓守終身。不願嫁。看那愚夫俗子。以此老漢在擇婿一層。倒格外比別事留心。時時加意揀選。他母親更是溺愛非常。不料今春二月間。隨他母親往後園汲水。陡遇一陣怪風。頓時就覺天旋地轉。頭暈目眩。身子很有此不爽。到了晚間。回到房裡。天有二鼓時分。就見來了一個美貌男子。向他纏擾不休。由此日去夜來。竟將小女纏得骨瘦如柴。形容憔悴。不堪老漢也曾請過几个法師。書符念咒。踏罡步斗。怎奈使盡法術。總莫想驅逐他得動。後來。反惹得他動惱。反把那作法的几个道士。齊弄得屁滾尿流。到今日也不敢出面。從此便將老漢一個好好的門戶。直鬧得日夜不安。憑着老漢有几畝薄田。托祖宗庇蔭。遺下這份家產。一家數口。也還將就得過。指望領養小女成人。將來揀一頭門當戶對的姻親。招贅个女婿進門。日後咱們老夫妻。好作個半子的倚靠。這就是老漢的素願。那知現在出了這樣公事。眼見得小女是有死無生。但小女一死。拙妻也是一定痛哭而亡。試問老漢孤身一個人。怎樣過活。果然法師能救了小女的性命。却勝似救老漢全家了。說罷大哭不止。韓秀麟見了這樣光景。也不禁觸目傷心。几乎流下几滴英雄淚來。忙向李福興說道。老丈但放寬心。今日既有張某在此管教。那妖魔立現原形。包你從此閭家清泰。令嫂永保平安。不受那廝的囉唣了。看官。要知韓秀麟這句話。一來是要安慰老年人的憂心。縱慮他苦壞身體。決難保命。二來是因自己已經說了大話。不能不硬着頭皮。惟恐被人家耻笑。再則藝高人胆大。自己仗着一身的本領。不怕那妖魔鬼怪。有多利害。料想也制伏得住。況且一正能壓百邪。就憑這口單刀。想那妖精斷非敵手。因他有這

幾種思想。所以此時一力擔承。其寔他有什麼法術。認真的能捉怪擒妖魔。詰休繁煩。當下李福興見他滿口答應。這一歡喜非小。可連忙磕下頭去。起身來。隨即吩咐左右快備一桌上等酒筵。款待張法師。眾庄客個個歡喜。各人齊聲答應。大家手忙腳亂。頃刻功夫。早將筵席擺齊。福興便請秀麟坐了首席。自己在下面相陪。待至酒過三巡。又向秀麟問道。適才庄丁們來請示。問法師今日該用什麼東西。須早點吩咐出來。好讓他們自去預備。免得臨時匆忙。秀麟笑道。咱這個擒妖的方法。却與別人不全。什麼黃紙淨瓶等物。一概不用。止要將令媛的房間打掃潔淨。領咱去睄个明白。然後把令媛遷避到別處。咱就一人在他房裡。等那妖精進來的時候。咱便將他一刀砍死。就算了賬。若是庄主要活的咱。就將他擒住。憑老丈怎樣處置。罢了。李福興慌忙搖手道。好爺爺。莫要把老漢唬死了。能這回如能逐走了妖精。便是萬千之幸。那個還想死的。石的認真還全他。他會現形。韓秀麟點頭微笑。當晚筵席散後。大家休息一夜。到了次日。李福興自然備辦盛筵。依舊殷勤款待。一面領着韓秀麟來到後面女兒房間。四處察看了一週。此時韓秀麟暗暗留神。心裡只是歎息不止。正是。何惧妖魔能作祟。從來邪正自分明。畢竟韓秀麟怎樣擒捉妖精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

猛英雄正氣降妖
眾庄丁火焚惡怪

詩曰 民意天心不可違 重談往事堪悲 生靈何事遭顛沛

几見征人萬里回

話說韓秀麟跟着李福興來到後進房間。先在四處察看了一週。自己暗暗留神。只見福興的女兒。躺在牀上。呻吟不絕。細瞧他的相貌。雖然是頭髮蓬鬆。姿容瘦弱。那一種淚眼愁眉。果然是十分美麗。怎奈拖延日久。此刻已是奄奄一息。四肢都不能動轉。簡直和死人一般。看看已經待斂。照韓秀麟的性情。雖是個烈烈轟轟的好漢。堂臺正正的男子。但是到了此時。也未免英雄氣短。兒女情長。不由的動了几分憐惜之心。當下歎息了几句。隨着眾人退出房外。復行來到前面。心裡却暗暗尋思。好一個絕色佳人。咱生平倒不曾多見。可惜遭時不遇。怎地惹出這般禍事。真叫做紅顏薄命。自古皆然。想來煞是可恨。咱今日能把這妖魔除去。倒是一件大大的陰功。俗說救人須救急。又道救人一命。勝造七級浮屠。但不知那妖精怎樣利害。只好看他李家的造化如何。從來謀事在人。成事在天。咱也

只有盡人力以待天時罷了。韓秀麟此時歎息了一會。却好那老庄主已由裡面出來。向秀麟說道：「這才老漢已吩咐他們。把小女搬讓出去。房間裡現已收拾清楚。直待法師用過晚膳。再行仰仗大力。秀麟連連點頭。當即招呼眾庄丁。多預備燈球火把。掃帚扁擔之類。都在門外伺候。待咱全那妖精動起手來。你等眾人務要各處把守嚴緊。不可讓他逃脫。咱定要將他治住。那時才喚你們進來。決不叫你們吃虧的。」眾庄漢齊聲答應。都說情願效力。靜候法師的號令是了。當下分撥已定。眾人一齊退去。大家都飽餐了一頓。就這一番輾轉。不覺天色已晚。李福興便叫庄丁掌上燈火。然後安排夜宴。直到初更以後。庄丁才來回道：「天色已經不早。各事都已齊備。專候法師的示下。」李福興便立起身來。向着秀麟深深一揖。隨又含笑說道：「這次多費清神。仰仗法力。若能把妖精逐走。老漢生死不忘。」大恩以後。還須重重的酬謝。秀麟也起身回道：「老大說那裡話來。在下並非圖利求名。起見寔因老大如此高年。膝下又無三男四女。眼見得令媛一死。便要害及全家。因此代抱不平。故爾拔刀相助。這是在下的本心。馬有希望酬謝的道理。」福興更是感激非常。這才招呼庄丁掌燈引路。韓秀麟立時來到後面。隨叫眾人一齊退出。眾庄丁都依着法師的言語。大家執着燈球火把。拿着掃帚扁擔等物。各人磨拳擦掌。都在外面伺候。專等那裡面的動靜。大家便好一齊動手。這且慢表。就中單說韓秀麟。來到後面房間。見裡邊果然收拾的齊齊整整。李福興已預先派人備了一桌筵席。擺在房中。此時約莫天交二鼓。秀麟剛才坐定。就听外面一陣呼呼的風响。把屋上的瓦片。都震動起來。秀麟就知道定是那詰兒來了。心裡一想不好。咱在這房間裡。地方過嫌褊窄。怎好施展得開。倘是他真作起妖法來。那裡好尋出路。當下不敢怠慢。便將衣服撩起。一手執定鋼刀。悄悄的立住房門背後。但听這風聲。刮得越来越大。是飛砂走石。對面不能睁眼。秀麟雖是个好漢英雄。到了此時。心裡雖不害怕。無奈週身的毛髮。也根根直豎起來。以為這妖精的相貌。定然是青面獠牙。三頭六臂。凶惡異常。自己只得把心一橫。前後事到臨頭。免不得全他分个高下。便大着胆子。在這裡靜等。那知一陣風過處。却由外面進來一位少年。搖搖擺擺一路行着官步。踱進了房間。隨時便朝席上一生。秀麟躲在門後。那妖精並不曾瞧見。此時秀麟閃開二目。由那門縫裡向外一張。但見這少年的相貌生得頗為清秀。果然五官齊整。儀表非常。頭帶一頂豕皮小帽。身穿一藍綵子長袍。上加一件天青緞子對

襟長袖馬褂。脚登元緞粉底花靴。綠皮裏襪。手拿一柄白摺扇。表面看來氣宇很是軒昂。那裡像什麼妖精模樣。秀麟細想。照這等俊俏人物。怎麼會是妖精。難不成從中另有甚情節麼。正想間。就見那少年坐在席上。只顧東張西望。過了一會。又走至床前一看。見福興的女兒已不在床上。登時又現出驚惶的樣子。復又把身子坐下。自言自語的說道。咱那美人兒。怎麼不知去向。究竟到那裡去呢。怎地又擺這一桌酒席在此。是何緣故。若說是替咱接風。為什麼叫咱一人獨酌。要說另有情人。這句話咱倒不大相信。咱們相交一載有餘。兩下情投意合。十分恩愛。料他斷不忍一時拋棄的。倒叫咱猜不出這段情由。說到此處。陡見他鼻子嗅了几嗅。立時跳將起來。說道。怎麼有這生人的氣味。奇怪奇怪。一面說着。就在四下裡找尋。先走到床後。看了一遍。復又跑到床前。掀起床圍。細找了一頓。還是疑惑不定。看看要找到房門口。秀麟在暗中看得真切。便將手中鋼刀高高的舉起。頃刻功夫。果見他尋找得來。秀麟見他來得切近。剛要用手來推門。便提了十二分足勁。出其不意的向外一踢。腳頭就是一刀砍下。那妖精不曾防備。要躲閃也來不及。只听得溜一聲怪叫。登時就地一滾。不知變了一件什麼東西。向門外飛奔出去。秀麟那裡肯捨。大喝好妖怪。向那裡逃走。你要飛上天去。咱便追你到南天門外。你若擯下地去。咱就跟你到十八層地獄。偏要睄睄你是个什麼物事。說罷。便在後面緊緊追來。那妖精跑得飛快。只見他跳上屋面。一直逃向後園去了。正是萬事無非天註定。一生都是命安排。畢竟妖精果能逃得性命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

說利害力除後患

見妖物頓解羣疑

詩曰
禍亂相侵已數年。人民何事不安然。
却因和議難成就。致令征塵起戌烟。

話說韓秀麟見那妖物已經逃入後園。自己不敢怠慢。連忙提了鋼刀。大踏步轉過角門。一直向後追去。但見那妖精猛向草棵裡一攢。說也奇怪。那知再來尋找已是踪跡全無。秀麟心裡好生着急。暗想道。才分明見他跑到此處。却怎麼不見形影。這事真有些蹊蹮。正在這裡發悶。早見那一眾庄丁。個个執着燈球火把。蜂擁而來。齊向秀麟問道。張法師可曾捉住妖精麼。秀麟因發急道。方才被咱赶到此地。明明睄着他向草棵裡一攢。此時陡然沒處尋找。煞是奇怪。說至此。又把那妖精的模樣。以及一切情形。都向眾人說知。大家此時才算明白。齊笑道。有這樣一个

縹緲女婿。可惜咱們庄主爺無福消受。真真可歎不然。正好留他在家養老。何必要來驅逐呢。但他既已走出去。怎
麼咱們守在各處。從不曾賜見他出來。那知他却由後面逃去。大約定是作的妖法了。現在既明知他躲在這裡也
不怕他飛上天去。最好先派几个人看守着咱們且到前面去報知庄主再作道理。秀麟听了這番說項只得順水
推舟。便隨着他們一齊到了前進。李福興早已迎上前來。作揖打恭的謝了幾句。秀麟也假意謙遜了一番。大家這
才坐定。又把方才的事細細說知。福興听了這話。不由的笑逐顏開。立時精神抖擻。叫莊丁趕緊排上夜宴。眾人都
飽餐一頓。等到天光大亮。福興便全秀麟領着眾庄漢。又到後園叫那看守的几个人都分散開來。立在四面。另派
几个庄漢先撥開亂草。見有一堆石塊。又用鐵鋤把石塊扒開。原來這裡面有个竈龍。朝裡暗黑洞洞的深不見底。
福興已猜着這洞裡定是妖精藏身之所。便向秀麟哀告道。就請張法師畫道符。把這洞口權為封閉起來。貼在
上面。老漢替他求情。免得傷他一條性命。又要結仇。弄得生生報復不已。却是何必。秀麟忍不住心裡好笑。想咱那
裡懂得什麼。揑訣畫符。即便向他說出實話。他也未必肯信。因此想了几想。才順口答道。老丈休要這等痴誤。你雖
出了這樣好心。怎奈他並不可憐。你此時若不斬草除根。將來還是你一家受害。料那妖物斷未必念你救命之恩。
只怕還要求報復前仇呢。但有一件。若說老丈有心斬送令媛的性命。想必定有冤孽。咱却也不便多管了。
這番話說得李福興頓口無言。好似啞子一般。站在那裡。只是兩眼發直。幸虧旁邊有个莊丁。平日幹事極其伶俐。
當時他瞧這般光景。料知庄主定是進退兩難。連忙接口回道。咱們庄主為人本忠厚誠實。他因吃盡這妖魔的虧
苦。不怪他提起來寒心。所以一時有話說不出口。又恐此番再結下深仇。日後免不得又來尋事。反為不妙。因此心
裡更加毫無主意。要依你老的尊見。不知現在究竟怎樣辦理是好。秀麟聽他說話倒很是圓轉。當下便笑說道。
咱也是說的這話。常言道人無遠慮。必有近憂。不過替你們庄主想來。這件事還是不留禍根為妙。免得他日後再
來興波作浪。生出旁的岔枝兒來。更是懊悔照咱的意思。最好現任多預備乾柴烈火。硫磺焰硝之類。塞在洞裡。乘
此把他燒個乾淨。永絕後患。何等不妙。也不費什麼大事。你等意見如何。眾人齊說道。你老這條計真是妙極。寔
在再好沒有。這就叫做一了百清的法子。咱們就照這樣辦理是了。韓秀麟太喜。當時各人就此議定。一个个七手

腳搬柴的搬柴。取火的取火。忙得十分高興。裏時間早已辦得調停。已把那洞口塞得滿滿的。毫無一點隙地。大家然後齊來動手。先把硫磺等件。一切引火的東西。通全點着。都丟在裡面。不消斤刻功夫。那乾柴等件。都已燒着。登時烈焰沖天。火光大作。噴列闊就。那裡面噠噠的鬼叫。接着一股腥臭味。直冲出來。衆人都拖住鼻子。搶了上風站着。停了一會。火勢才漸漸熄下去。秀麟又叫庄漢取過一桶水來。灌熄了餘火。然後眾人又用撓鉤下去。向四面一搜。再往上一拖。却拖了一件東西出來。大家近前細看。方曉得是一隻玉面山貓。各人心裡十分詫異。瞧不起這件物事。竟會成精害人。居然就這樣難制。真真奇怪。若非這位張法師到來。几乎送了咱們庄主全家的性命。可惜他不知修了多少年。才有這樣的根基。竟能應成人形。今日也算他惡貫滿盈。運數該絕。一旦化為飛灰。真是可歎。此時眾人你一言我一語。都仕這裡紛紛議論。再瞧那位老庄主。已是戰戰兢兢。篩糠似的。抖做一團。韓秀麟心裡也覺得好笑。就在這個當兒。大眾正說得高興。猛聽四面呼呼。又起了一陣狂風。頓刻飛砂走石。好不驚人。眾庄漢都大驚失色。直向裡面飛奔。秀麟見此光景。心裡情知有異。只得也跟着大眾一齊到裡面躲避。過了一會。才算風定塵息。此時李福興陡添了一重心事。不知方才這陣怪風。到底是吉是凶。只怕那妖精還有餘孽。既害了他的全類。怎得不來報仇。因此長吁短歎。只怨自己的老運不運。反正都要逼死的。韓秀麟見他愁眉不展。曉得他心裡必定害怕。因想橫豎今日已耽擱下來。不如在此多住几天。等他家各事平靜。然後再走不遲。俗說救人須救急。既是咱做的事情。一不做。二不休。須要料理清楚。方可動身。正是立志莫交無義友。存心當報有恩人。畢竟韓秀麟又幹出什麼事來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

幻美女暗賣風流

說大義正言拒色

詩曰勝敗兵家古亦常

運謀開智本無妨。人民何事遭塗炭。

呼籲和平暗自傷

話說韓秀麟見李庄主愁眉不展。明知他心裡為難。只得自己打算。不如等他家各事平靜。然後再動身不遲。主意想定。便向福興笑道。老大且休煩惱。你的心事。往下已清清楚楚。總怕那妖精另有羽翼。再來尋仇。攬得一家不安。所以心裡進退躊躇。不好出口。但此番是咱惹下的禍事。咱也不便推諉。只好在此多耽擱几日。究竟賠他有甚動

靜須把尊府的事弄得太平。隨後咱再告辭便了。福興听了這話，方才轉憂為喜。隨即向秀麟連連道謝。一面吩咐庄下擺酒賀功。一面又派人到後園，把那死怪掩埋了。這才放心。從此韓秀麟就在李福興家住。几天，幸喜並無什麼忿事。福興的女兒也就漸漸好了。精神已算慢慢復原。老夫妻兩人不覺喜出望外。這天特地帶領女兒來到前面，替秀麟磕頭答謝他相救之恩。是日大排筵宴。眾人歡呼暢飲，好不快樂。直到時近初更，方才散席。大家各自安歇。秀麟因為多吃了几杯，俗說酒在肚事在心。自己想起奉命出來辦案至今不曾得點消息，又不知彭公在內黃縣，曾否動身。想到這裡，好生放心不下。當晚回到書房，獨自一人，無精打采，勉強和衣而卧。怎奈心事觸動，更覺煩悶異常。因此翻來覆去，只是不能合眼。沒奈何，又披衣下床，踱出門外，散散步。此時天氣已有二鼓光景，仰面見天上萬里無雲，掛着一鉤新月，真是良宵美景。秀麟心裡好生暢快。因想怪不得古人秉燭夜游。原來有這樣好處。這就難怪。想咱跟隨彭大人一向隨征歷盡許多風霜，飽受無限辛苦，指望除暴安良，幹一番正當事業，以遂生平志願。不想此番兵抵河南，由龍門山剿平以後，接連又發現几處草寇，並且內中又疊出兩件奇案，以致大家心緒不安，想來寢食可恨。現在東方兄也去私訪，不知連日可曾探出些下落。咱今日孤身一人，竟會在此捉怪擒妖，居然逗留幾天，更是意想不到之事。足見人生世間一舉一動，總難逆料。但事已如此，究竟公事要緊，斷無久久在此耽擱之理。好在李家連日無甚動靜，大約此後亦可平安。咱何不明白。一早乘此告辭，再向別處探聽一遭，豈不甚妙？當下韓秀麟算思了半晌，就在院落中踱來踱去，自己便拿定主意，準備來日啟程。那知正思慮間，猛聽身後有人答話道：「韓壯士何苦自尋煩惱？這般良宵，還不早早收拾睡覺？却在這裡單身獨影，淒淒楚楚的幹甚麼呢？」秀麟聽此言，不覺暗吃一驚，連忙掉頭細看，幸喜月光之下，瞧得明明白白。原來這說話的不是別人，就是莊主李福興的愛女秀麟。此時更加吃驚不小，暗想如此，更深夜靜，他這閨中的弱女，到此甚難。這是咱的眼花了麼？一面想着，隨即高聲問道：「來的可是李小姐麼？想你不任深閨，靜坐來此，何幹？倘被你父親知道，却叫咱何以為情？況且女流種種不便，自己還須珍重為妙。」秀麟剛才說完，就聽那女子笑道：「壯士何必多慮？奴家的父親，已經睡覺多時了。況此地又沒閑人，怎會知道？」秀麟聽他言語輕狂，又見他雲鬢蓬鬆，彷彿是初起的模樣，生

就的桃腮杏眼微微含笑。十分可人。身穿一件葱綠的單衫。窄窄的腰金蓮剛有三寸。那一種妖嬈体態。嬌媚半姿。真令人一見銷魂。秀麟此時心中暗忖。怪不得這女子被妖精纏擾。瞧他這副相貌。滿臉的輕佻氣習。舉止又不端莊。方才聽他說的言語。更是不倫不類。但他的父親既這樣優待。總當咱是正當人物。方肯如此恭敬。咱怎好暗室虧心。被萬人唾罵。再則咱的來歷。他怎麼得知。這事真有些奇怪。不如待咱先來責問他一番。再作道理。想定主意。因即正色說道。小姐休要錯認。咱乃姓張。並不姓羅。世居江西龍虎山。已非一歲。日前因路過此地。被你父親留下收伏妖邪。搭救小姐的危難。怎麼小姐稱咱韓壯士。是何緣故。這真令人不解呢。况小姐乃閨閣子。全張某雖有這樣的年紀。究竟男女授受不親。古人已有明訓。小姐如何不避嫌隙。竟然深夜前來。豈不惹人的話柄。秀麟才說到這裡。又見那女子微微笑道。韓壯士休要隱瞞。奴家自幼粗讀詩書。稍知命相。前者壯士初到敝庄。奴家第一次才見尊容。就知壯士品格不凡。定是當世的豪傑。必非常人。後又聽人傳說。現在當今康熙老佛爺特派大學士彭朋欽命平南大元帥。征剿各處的匪寇。這是皇上仁慈。要叫萬民樂業。天下承平的意思。所以彭大人奉旨出京。沿途收了多少英雄。招了許多好漢。都在他行營効力。刻下已征服的地方不少了。因此奴家偶然觸動。想起壯士這等氣概。這等相貌。多分也是彭大人手下的英雄。大約此番出求辦索。一定是有意改名換姓。專為的遮掩耳。日起見。但奴家雖是蒲柳之姿。不敢說知。三從晚四德口。有婦道兩字。纔可無虧。今蒙壯士得救再生。再造德難忘。所以深夜不避嫌疑。輦身到此。情願侍奉枕席。以慰寂寥。還望勿嫌鄙陋。念奴一片至誠。稍施雨露之恩。奴家便終身感戴。不盡了。說罷又嫣然一笑。此時韓秀麟聽他一番說項。真羞得滿面通紅。登時怒從心上起。惡向胆邊生。依着自己的性子。就要立刻趕上去一刀兩段。才洩心頭之恨。怎奈賄他父親分上。不好。一時反臉。就用惡言相向。只得緩緩的說道。小姐這話是從那裡說起。敢是吃醉了酒麼。咱此刻也不便過問。但彼此顏面攸關。旁觀不雅。咱勸小姐速速回去安歇。切勿在此耽延。倘被令尊知情。那就令張某真是置身無地了。正是。從來妖孽由人起。自古英雄不畏邪。畢竟這女子後來怎樣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 韓義士力戰情魔 白骨妖幻身作祟

詩曰

堪憐烽火滿郊原
鼙鼓聲中起戍烟

最是征人流血地
行看大陸已如泉

話說韓秀麟當時說了几句。指望他自己羞慚立時就要退避。那知這位姑娘非但不知自悔。反而移動金蓮。把身子湊近笑嘻嘻的。又向秀麟說道。壯士何以這樣無情。奴家今日已是出乖露醜。黑夜趕身前來。把心腹話都已吐盡。馬想壯士竟這般故意推却。叫奴家怎好回去。若是壯士萬一不肯成全。奴家情願就此一死。以表真心。終身亦不願再嫁他人了。秀麟聽他越說越不像話。也不便再全他辦白。只得掉轉身軀。大踏步走進房去。又將房門緊閉起來。准備听他怎樣不去理會。自己便和衣向床上一躺。把方才事細細打量一會。心裡越想越是嘔氣。因想到英雄作事。在外行俠仗義。總要救那忠臣烈士。孝子賢孫。義夫節婦等人才是正理。若遇到這樣的無恥賤婢。倒不如听他被那妖精纏死。反為乾淨。可笑那李老兒如此糊塗。還要說他女兒十分賢惠。仔細想來。這便是父母溺愛女兒的痴心。無所不至。馬想他背地裡做出這樣的醜事。玷辱門楣。遺羞宗祖。真真可歎。這時秀麟正躺在牀上。思來想去。又听那門外有人彈指的聲音。把那門環敲得亂响。再凝神細听。還是那个女子。在門外說話。就听他低低的喊道。壯士請開開門來。休要這般執拗。難道是鐵打的心腸麼。此刻秀麟听了這話。真是火上澆油。萬分忍耐不住。就差七寶裡都生出烟來。一骨碌翻身爬起。順便脫去長衣。提了鋼刀。一手拔開門閂。跳在天井當中。大聲喝道。你這賤妮子。好不知羞耻。咱用許多好言苦勸。你總是瞞着你父親面上。不肯傷了情義。你却怎地反看起來只管在此嚙嚙噥噥。有意向咱囉唣。是何道理。你究竟當咱是什麼人物。敢存這樣的邪念。此刻還不速速退去。更待何時。須知咱手裡這個伙計。他是向來不肯容情的。那時休要怨咱刻薄。說罷。惡狠狠的立定身子。睛他怎樣動靜。這女子見他這樣光景。也就動起惱來。立時杏眼圓睜。柳眉倒豎。一面高聲罵道。你這該死的狗頭。好不識抬舉的東西。真是無情無義。姑奶奶今日有心俯就于你。那知你這狗頭。从不知進退。胆敢出口傷人。難道咱還惧怕你不成。你有什麼本事。只管使來。姑奶奶全你。比併三百合是了。說着。就由身邊抽出一口單刀。劈面砍來。秀麟見他一刀砍到自己。不敢怠慢。連忙舞刀上前招架。只見閃閃寒光。兩個人一來一往。就在月光之下。大戰起來。書中交代。這個女子那裡是什麼李福興的女兒。其實李小姐被妖精纏擾多時。已是辛苦萬分。此刻還在後面睡覺。緣